



2012中国儿童文学:扩张与坚守

□李东华

2012年中国儿童文学的规模在继续扩大,根据开卷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年儿童文学在整个少儿图书中的码洋占有率为39.97%,而2012年1-9月则上升为41.65%。儿童文学在不断“做大”的基础上,也有对“做强”的努力与探索,对艺术品格的回眸与坚守。

儿童文学出版:立体丰富的格局

量的繁荣。2012年儿童文学出版版图的扩张,首先体现在图书数量的持续繁荣上,各出版社根据“系列图书走俏”的特点,推出一大批一个作家或者多个作家的系列丛书。如明天出版社的杨红樱“笑猫日记”系列、伍美珍“阳光姐姐小书房”系列;浙少社的沈石溪“动物小说典藏”系列;中少社的“儿童文学”金牌作家”系列、曹文轩“叮叮当当小说”系列;湖南少儿社的“冰波童话”系列;河北少儿社的“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原创书系”、张炜“半岛哈里哈气”小说系列、郝月梅“幽默小说”系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周晴“不一样的许多”小说系列、汤汤“奇异童话”系列、老臣“阳光成长小说”系列;安徽少儿社的“紫丁香书系散文”系列、毛芦芦“不一样的童年”小说系列;新世纪出版社的谢秀莲“新世纪关爱书系”;接力出版社的刘海栖“无尾小鼠历险记”童话系列;阳光出版社的“光头赵华童话”系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保冬妮图画书“皇城童话”系列;云南教育出版社的汤萍“神奇自然”系列;武汉大学出版社的超侠“少年冒险侠”系列等等。

品种的多样化。扩张还体现在各出版社的产品线更为多样化,涵盖了从名家到新秀,从纯文学到通俗文学,从较受市场欢迎的小说、童话、图画书到相对寂寞的诗歌、散文甚至寓言等不同文体,形成了品种较为丰富的出版格局。

对“主打作家”的立体开发。如果说图书数量的繁荣和产品线的多样化是在“面”上的横向铺开,那么,对“主打作家”的立体开发可算是一种在“点”上的纵向扩张。2012年很多出版社都推出了自己的主打作家,集中精力包装一位或者几位重点作家,对其进行全方面的立体的开发,并最终形成一个既叫座又叫好的品牌,“主打作家化”已越来越受到各个出版社的青睐。如明天出版社的杨红樱、伍美珍、郁雨君;湖南少儿社的冰波、汤素兰;浙江少儿社对沈石溪动物小说的打造;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对郑渊洁、晓玲叮当的童话的开发;《儿童文学》杂志社培养的青年作家群和《幼儿画报》的“男婴笔会”作家群……以冰波为例,湖南少儿社对他的作品进行了全方位的打造和包装,2012年一年中就开发了73个项目。

“跨界”拓展。儿童文学常常被视为“小儿科”,正因为它小,所以没有尾大不掉的笨重,它最大的特色是灵动,像一个弹珠一样活泼地滚动,当新的媒介、新的元素出现后,它都能够灵活地上前拥抱,而不是抵抗,比如在它和图画、和网游、和微博的互动中,产生了新的文体——图画书、网游文学和微童话。2012年各出版社继续引进了很多国外的经典图画书,原创图画书也红红火火;中少社的网游文学《植物大战僵尸武器秘密故事》、浙江少儿社和接力出版社的雷欧幻像

对“文学性”和核心价值观的执着坚守。张玉

“查理九世”系列和接力出版社的“怪物大师”系列以及江苏文艺的“洛克王国”系列等等都是一经推出就占据了畅销书排行榜的显著位置;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第一套微童话绘本”冰波的《水晶靴子》和王一梅的《住在树上的猫》,使得网上热闹非凡的微童话风潮有了纸质的文本。“跨界”文本已经成为少儿出版新的生长点。

系列丛书的优点是规模大,容易吸引读者眼球,缺点是新作旧作混在一起,作家们在新作中所做的最新的艺术探索与努力往往淹没在图书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容易得到关注与重视。产品线的细化和增多为年轻作家的成长提供了更多的平台和空间,“主打作家化”有利于出版社集中优势资源对重点作家推介和挖掘,网游文学的兴起有利于促进儿童文学类型化写作,这些都是当前儿童文学出版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没有节制的扩张和过于迅猛的速度,是否会造成本泡化?对于图书的畅销品格的过度追求,是否会将一些严肃的受众的作品沉默地出生,又沉默地消亡?

儿童文学创作:飞扬的个性化和张扬的类型化

2012年的儿童文学创作已经显示出作家们力图摆脱跟风、追随与快写作的诱惑与误区,力主写出更多个性化、本土化的作品。当然,他们的努力未必会迅速地被市场认可,他们个性的“飞扬”主要源于内心的坚守所带来的一种力量感。

关于“中国式童年”的文学想象。丰富而驳杂的当代生活赋予了作家们关于童年多种多样的文学想象,与儿童文学传达出的儿童的生存状态是天壤之别,然而,它们却同属于中国经验。儿童文学像一滴水,折射了这个时代经验的复杂性,而这一切都有赖于作家们个性化的表达,和对生活的独特而深入的观察。老诗人傅天琳和女儿罗夏的“斑斑加油”系列小说带来一个具有国际背景的孩子的生活——北京小学生斑斑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来到美国的小学求学,世界在斑斑这里,是真正的“地球村”,所谓的距离也不过是飞机十几个小时的飞行而已。当斑斑的生活里充满“感恩节的冰上派对”、“野营”、“森林课堂”等浪漫字眼时,在毛芦芦《风铃儿的玉米地》《黄梅天的太阳》《姐姐的背篓》和谢秀莲《留守还有多远——留守儿童采访档案》、长篇小说《暖村》的笔下,那些留守儿童们就像一棵棵散发着乡土气息的孤独无助的庄稼,他们思念亲人,渴望求学,还在为一些最基本的生活权利而苦苦挣扎。同样,当上海男孩许多多(周晴《不一样的许多》)冒出许多诸如“点子银行”等属于都市儿童特有的念头时,老臣笔下的乡村少年们还在接受着生存严峻的考验。殷健灵干脆让她小说中的人物从大城市随母亲来到贵州的深山(“甜心小米”系列),体验着连电视都没有的匮乏的物质生活……张炜在《半岛哈里哈气》中深情地回望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充满了大海的气味和当下孩子所不熟悉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气息。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中国儿童的喜怒哀乐。

对“文学性”和核心价值观的执着坚守。张玉

清的短篇小说集《地下室里的猫》收录了他最新创作的十多个短篇。其中《地下室里的猫》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之后,荣获了《人民文学》本年度的优秀作品奖。张玉清的语言洗练、简洁,思想深刻,对童年经验和人性的发掘体察细致入微、富有深度,充分彰显了汉语言的魅力和文学的魅力,证明了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既是儿童的,又是成人的,是老少皆宜的。老作家金波的中篇童话《开开的门》以充满诗意和想象力的语言传达了什么是爱、美、同情、公平和温暖。刘先平的长篇纪实文学《美丽的西沙群岛》既是用笔写下来的,也是用脚跑出来的,他用在西沙群岛的亲身体验和观察告诉小读者们一个既陌生又美丽的世界,让他们从小就树立海疆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孙健江作、林焕彰绘的寓言集《试金石》语言精短犀利,哲理深刻有趣。徐鲁的“金蔷薇美文系列”以饱含真情的华美的笔触,为童心、大自然和母爱歌唱。女性作家鲁景超、汤素兰和李东华的“紫丁香散文书系”与孩子谈人生理想,谈生老病死,谈亲情、友情、爱情,以女性视角叩问成长疑惑,用女性语调讲述童年风景,时刻散发着温暖的光辉,伴随孩子们在阅读中成长。

类型化写作张扬的姿态来源于市场的强大支撑,这些年一直很火爆的幻想文学、动物小说、校园小说2012年继续引领风骚,网游文学进展迅速。

时代和本土的烙印。中少社推出了一系列的幻想文学作品,较优秀的如李秋沅的《以尼玛传说》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湖南少儿社推出的秦文君的幻想小说《王子的长夜》也是立足于本土化,折射了当下少年儿童的生存状态。

动物小说的热潮和人们越来越明晰的环保意识是分不开的。沈石溪的“生态文学系列”之《金蟒蛇》和《野马归野》,都是来自野生动物基地的生动报告。其中,长篇小说《野马归野》以世界上仅存的野马种群普氏野马的野放实验为背景,展示了新疆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辽阔神秘的自然风光,描述了普氏野马群在野外恶劣环境中的惊险生存抗争情景,体现了保护濒危野生动物任务的紧迫性与艰巨性。提倡一种人与大自然、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理念。

网络化的认知表达。这里所说的网络化,不单是文本从纸质到电子的一个承载媒介的改变,还有因承载媒介的改变而带来的感知世界方式和艺术表达方式的改变。网游文学因为网络游戏的介入,在文学与游戏的融合过程中,文学改变了游戏的部分特质,如在《植物大战僵尸武器秘密故事》中,文学赋予了游戏所没有的更为丰满的人物形象、内心活动、审美理念和道德情操,而游戏又赋予了文本一些程式化的表达,如上一部作品与下一部作品类似于游戏通关,故事或许不同,但故事的套路和人物基本相同。同时,受游戏的影响,网游文学多冒险、惊悚的题材,追求情节的曲折和迭出的悬念。而微童话因为受制于微博文字字数的限制,每篇不能超过140个字,这就使得微童话更着重于抓一些微小的题材,见微知著,短小优美。这一切都印证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的论断。网络的出现正在改变或者至少在局部地改变儿童文学传统的认知方式和表达习惯。

思之,明辨之。”“思”和“辨”的基础是“读”。我以為这个“读”字里又包含了“细致”和“投入”两个方面,舍得投入精力,读得细致和刻苦,同时还需要投入感情,不是为读而读,正如刘绪源在《多米诺骨牌的前端》一文中所说的:“只有当你全身心地与你相面对的艺术相融合,让活的灵魂与活的艺术相碰撞,才有可能真正体验到它的美和全部精神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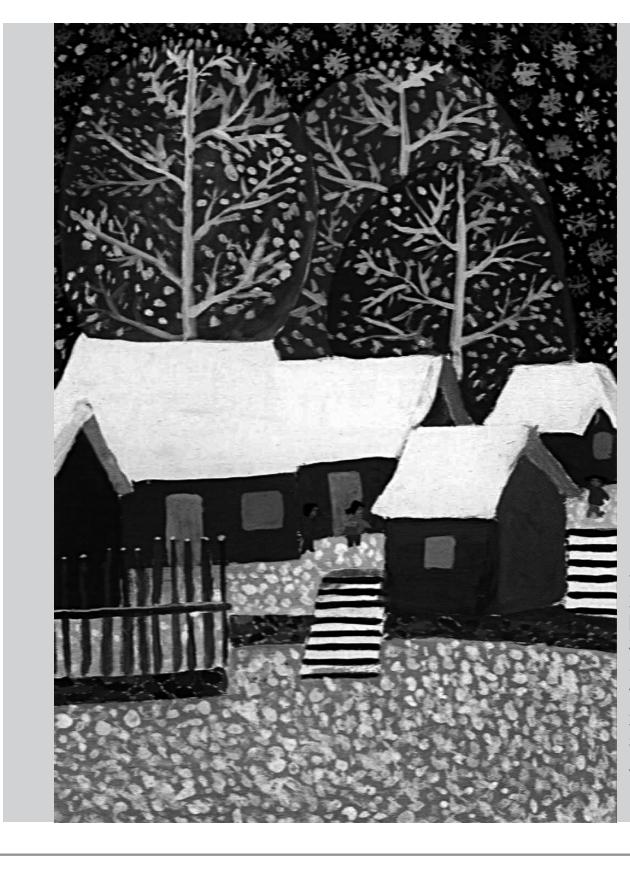
纵观2012年的儿童文学,我们发现,它具有了更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它热情地拥抱市场、拥抱读者,它善于妥协、善于互动,同时它也不忘坚守和传承,这使它有效地避开了被冷落的命运,争取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然而,面对荣光,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儿童文学的评判标准到底在谁的手里?当一部优秀的充满探索精神的儿童文学作品面世之后,如果它不能够迅速地赢得读者,是否它就该在一片漠视中悄悄沉入书海,从此销声匿迹?在笔者看来,一种比较完善的评判机制,应该是读者、专家、家长、老师等等多种视角的一种相互的平衡与借鉴,这样才能使儿童文学的生态更趋多样化。这正如同我们不能因为保护羊,就把狼都杀了,到最后可能不仅不能保护羊,还毁坏了整个草原。而今天,市场把评判权主要交给了读者,这是否给当下的评奖和评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否该给那些优秀但寂寞的作品更多的喝彩和遥相呼应的鼓励?以此抵抗越来越强大的市场法则,提防它发出单一的垄断性的声音。

儿童文学批评:隐性的、普及的和媒体的

当我们来看2012年的儿童文学批评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优秀的评论家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儿童文学的普及工作上,如方卫平的《幸福一家人,享受图画书》,是把自己对国内外图画书的深入了解和精准把握传递给家长和孩子们。安武林的《爱读书》和孙卫卫的《喜欢书》是对于读者阅读热情的一种呼喚。除了这种指南类的著作,他们还直接参与了翻译与选编,把国外的优秀作品直接引进来,把一些优秀的作品选编成选本,是评论家们在纯粹的理论思辨之外的另一项努力。这可以算作一种隐性的文学批评——通过确立典范文本,为读者和作家提供一种阅读和写作的参照。

相对于前几年,儿童文学批评的发表阵地日渐萎缩,除了《文艺报》的“儿童文学评论”版、《中国儿童文学选刊》以及《南方文坛》有时“友情赞助”一番,几乎找不到专门发表儿童文学理论评论的地方。一些评论大多出现在报纸上,这些“媒体批评”限于篇幅,大都属于短平快,无法对一些热点问题和现象做较为深入的思考。

刘绪源的《儿童文学思辨录》是2012年一部重要的评论集。以“思辨”的态度对待儿童文学,这不仅是对待儿童文学的态度,更是刘绪源倡导的一种研究儿童文学的方法。《中庸》里说:“慎



第321期

儿童文学评论

冬天的样子(儿童画)

爱心传递

近年来,围绕着社会爱心话题产生了一大批儿童电影。从选材和立意上讲,都是积极和有意义的。

“希望工程”、“留守儿童”、“支边支教支援贫困地区”成为许多儿童影片的主题。以前大家很少看到表现“留守儿童”生活和命运的影片,现在这样的影片多了起来。歌颂教师的影片大面积的倾斜在歌颂支援贫困地区的教师身上。为贫困地区捐款捐物献爱心也成了许多影片的内容。

这些影片大多包括如下元素:破旧的学校或贫困的家庭、热心的好人或支教的老师、农村的留守儿童或学生。这样内容和主题的影片在2012年生产的儿童影片里占有相当的比例。

影片《火箭鹤》讲述留守儿童炮伦,自己制作简易的飞翔器,梦想像鸟一样飞上天空去看他在城里打工的父母。《同享一片蓝天》说的是退伍军人舍弃优裕的城里生活扎根山区学校,长期资助贫困学生的事故。《遥远的约定》则是两位上海职工和他们的女儿赞助云南孩子读书的事情。

《悠悠春草青》中的农村支教女教师和同学们建立了感情,在老师病重的时刻,学生们四处奔走求援,凑钱为老师换肾。表现了年轻一代的太行人“知恩图报、爱心传递”的情怀。《起立,老师好》描写了农村学生和代课女教师的友情。《大漠河会记得》则是一位体育老师到农村支教与几个学生之间的故事。

《包裹》是两位山区教师通过网络号召全国热心的人为乡村贫困孩子捐助的故事。影片也照应了2009年至今在全国开展的“爱心包裹活动”。《指尖太阳》则通过三个孩子的交流表达了他们思念在远方城市打工的父母,盼望团圆的愿望。

《开心的八月》的主人公是个家境优越的小学生,暑假到乡下老家和当地的同龄人共同生活,在收获友谊的同时也收获了成长的快乐与艰难。《万年烛光》则是一位教师收养并资助百多个家庭困难孩子的故事。

这些影片都有着美好和朴素的愿望,歌颂了平凡而又伟大的“好人”。

但是有的影片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都很相似。

影片要表现的许多事迹本身很感人,有的就是当地的真实事例,但是将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转化成电影的过程缺乏提炼和升华,因而影片的艺术感染力就有所欠缺。如此看来,先进的事迹是不是一定就能成为电影的题材还是个问题,即便可以改编成电影还有一段艺术化的路必须要



2012年儿童电影:

沉默的存在

□张之路

复,小荷也因此渐渐开朗,与天鹅产生了深厚的情谊。天鹅被人拐走,小荷与父亲开始了“寻鹅”的旅程。影片以简单的故事表现了深远的内涵,探讨自然、动物、人的和谐关系,制作也比较精美。

《我的神马查干》说的是蒙古族小男孩胡斯勒和他的白马传奇而又朴实的故事,也是一部不错的影片,尤其是受到许多少年儿童的欢迎。

亲情电影

亲情电影近些年是儿童电影中取得成绩较大的影片类型。2010年上映的《我们天上见》就取得了很好的口碑。

在2012年生产的影片当中,有几部电影讲述了家庭亲情的故事,比如《一江明烛》(母女情)、《沉默的夏天》(父子情)等。

在这些影片中,《孙子从美国来》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喜剧化的亲情电影,也是一部优秀的儿童影片。在陕西农村里有位会耍皮影的老汉,儿子离家外出多年,突然领了个洋媳妇和洋孙子回到家里。因为有急事,儿子和洋媳妇要去外地,只好把洋孙子留给了爷爷照顾。这部影片从结构上就富有新意,容易产生戏剧冲突。然而影片并不局限于心,心心相印的生活质感、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浓厚的祖孙感情仍然是这部影片成功的重要因素。

《宝贝别哭》讲述了心理学专业毕业的小覃老师来到一所孤儿院,原本是来照顾生病的爸爸,爸爸是孤儿院的老师。现在她要替爸爸照顾这些心灵受伤的孩子,在小荷的照料下天鹅慢慢康

复,受伤的学生,相处的日子里,她们找到了自我,找到了尊严,重归天真快乐!影片有思考、言之有物,告诉我们对学生光有爱心还不够,还要懂科学。生活是严峻的,可以选择地告诉孩子们!

《跑出一片天》也是一部亲情励志电影,一部优秀的儿童电影。本片以“燃烧梦想”为主题,诙谐中不失温情,平凡的人物,引人的故事,激情、明快、时尚!尤其有不少家喻户晓的明星加盟,更使得影片在精良的制作、到位的表演之外还有许多赏心悦目的看点。

儿童电影数量不少,但优秀的影片太少。这是我今年儿童电影的总体感觉,但即便是这些少数的优秀的影片还是鲜为人知,广大少年儿童还不能看到它们。

谈起儿童电影的发行和宣传,我们有时候好像在钻牛角尖,以为优秀的儿童电影一定会在电影院线里占有一席之地,没有占到,一定是影片还不够优秀。其实大可不必这样想。举例来说,上面提到的影片《跑出一片天》,无论从立意还是故事,以及明星的阵容上都是不错的。观赏性、娱乐性也是令人称道的,可是在影院里的遭遇还是比较惨淡。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有人笼统地认为这样的影片上不了院线就是“说教”、“守旧”,就有失公允了。这种指责无助中国儿童电影的繁荣发展。其实我们冷静想想,公认的国外优秀的儿童电影《小鞋子》、《放牛班的春天》

都没有上得了中国的电影院线,能说它们质量差吗?大多数“纯净的”、“优质的”没有大投入大制作的儿童电影恐怕就是这样长期生产着、存在着,在以票房论英雄的院线里它们默默无闻,因为它们不具备商业的特点,但它们是提升少年儿童修养的阶梯,它们是我们未来保留的思想财富,它们将成为照耀少年儿童精神世界的一盏明灯,而不能成为赚钱的工具。

中国目前拍摄的儿童电影数量很多,每年都在几十部左右,有些题材内容也是相似的。如果能把这些资金集中起来,拍摄一些更加优秀的影片岂不好,但这目前只是我们的愿望。

在2012年中也有这样一部分影片,可能编导对儿童电影首先是电影这个基本的要求不够了解,虽然是表现自己童年的心理历程和真实感受,但是编得随意,有些地方不知所云。

儿童电影目前的投资都不大,所以我们看到的许多影片都是在山村的学校取景,内容表现困难和艰辛,摄制组条件也很困难和艰辛,捉襟见肘!

尽管困难,儿童电影也不应该是“没钱电影”的代名词,更应该是“练手电影”的代名词。拍电影是许多人的愿望,拍电影也是每个人的自由,不能因为拍不好就不让人拍电影,但是拍好电影是创作者也是观众的愿望。

在需要儿童电影,但又赚不了钱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要谈到儿童电影的公益性。政府应该投资扶持这些电影中的优秀者,而且要加大力度。在发行放映这些影片的时候也要加大投入。这些年政府的相关部门以及中国儿童电影学会也做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工作。

陕西有“励志校园数字院线有限责任公司”,他们根据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文化部、广电总局五部委《关于进一步开展中小学影视教育的通知》文件精神,专门从事陕西省中小学优秀影片的放映服务工作,在全省107个县区共组建186支放映队,发放流动大喇叭(在操场上搭起可以容纳上千人看电影的大帐篷)给中小学生放映电影,达到了“学校欢迎、家长满意、学生高兴”的目的。他们放映了《宝葫芦的秘密》、《背起爸爸上学》、《暖春》、《上学路上》、《宝莲灯》、《舟舟》、《寻找成龙》等许多儿童影片,以及适合儿童观看的故事片。许多学生看电影之后还写了影评。

看到这样的消息,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这也是当下优秀儿童电影在院线之外的一个重要窗口。许多并非专为儿童拍摄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好的故事片在院线上见不到它们的身影,但是它们是宝贵的财富,推荐给少年儿童在非院线的场合观看是非常有益和可行的。